

孙中山先生与元配夫人卢慕贞离婚后同宋庆龄结婚，然而孙中山先生尚有另一次婚姻，即在卢慕贞之后，宋庆龄之前，还有一位被遗忘的革命伴侣——陈粹芳。

19世纪末、20世纪初，孙中山先生为推翻清朝、创建民国，奔走于香港、澳门、日本和南洋等地宣传革命。那时，总有一位女性陪伴其侧，追随襄助他从事反清斗争。这位女性是陈粹芳。她有着坎坷、流离、凄凉而功不可没的传奇人生。

### 志同道合，有缘红楼结伴侣

陈粹芳（1873—1960），原名香菱，又名瑞芳，排行四，人称四姑娘，随孙中山革命时，同志尊称之为“陈四姑”。原籍福建厦门同安，出生于香港新界屯门。她身材适中，面清目秀，吃苦耐劳，颇具贤德，未曾读过书，因而有人说她不识字。

那时在香港屯门近海处有一幢用红砖砌成的楼房，因此名叫红楼，孙中山曾赁居此地（如今已改建成中山公园，并由孙中山长孙孙治平题匾）。当日，陈少白、尤列、陆皓东、冯自由、郑良等热血青年常到红楼与孙中山聚会。19岁的陈粹芳在屯门基督教堂由陈少白介绍与孙中山相识。初次相见，孙中山即向她表示决心推翻满清政府，效法洪秀全、石达开。陈粹芳对孙中山十分崇拜，也立志革命，志同道合使他俩不久便成为革命伴侣，在红楼租屋住下，相偕奔走革命。这年孙中山已26岁，在西医书院尚有一年才毕业，孙科就在这一年出世的。

### 同舟共济，浪迹天涯建大业

孙中山从西医书院毕业后先在澳门行医，他医术高明，善待患者，为了反清还采取义诊赠药的手段收揽人心，故诊所名声日隆，求诊者甚多，遭葡籍医生排挤，诊所被迫迁到广州并改名为“中西药局”。孙中山携陈粹芳同来广州，与好友尹文楷医生（孙中山之师区凤墀女婿）同住。

1895年，孙中山推荐陆皓东从香港偷运军火回广东时，被官府缉获，不久被处死。在得悉陆被捕后，他俩不敢回诊所，也不敢回家，陈粹芳既是孙中山的护士，又是他的卫士，他们躲在亲友家静候消息。后清政府颁布文牒拿孙中山，陈粹芳又同孙中山匆匆去澳门避难。

孙中山亡命海外奔走革命，陈粹芳作为他的革命伴侣，随同他流离转徙，香港、澳门、日本横滨及南洋等地都留下了她艰苦的足迹。

1900年前后，孙中山蛰居日本，清政府曾派员诱降，并派密探企图加害革命党人。其时陈粹芳与孙中山共同生活，她以女性的温柔细致、贤劳备至和热情干练，使孙中山在亡命异邦颠沛流离的艰苦生涯中，获得精神支持与慰藉。同时，她的妻子名份对掩护孙中山，对秘密革命活动都颇有益处。

在横滨，她照顾、接待革命同志无微不至，任劳任怨，烧饭做菜，洗衣洗袜，都由她一人承担。当年胡汉民、汪精卫、居正、戴季陶、冯自由、廖仲恺、刘成禺、蒋介石等都曾受到她的接待和照顾，大家都亲热地喊她为“四姑”。陈粹芳使那群为献身革命而背井离

乡的亡命客大有“宾至如归”的亲切感。当时，日本社会知名人士宫崎寅藏、头山满、西园寺公望、犬养毅等都与孙中山来往密切，他们都对陈粹芳赞誉不绝。宫崎寅藏说：“照顾孙先生日常生活的那位中国妇女同志，真是个女杰，她那用长筷子，张着很大的眼睛，像男人在吃饭的样子，革命家的女性只有这样才能担当大事。”他还曾勉励其弟媳向陈粹芳学习。

1900年规模宏大的惠州之役前，军械皆由海上公会的海员秘密运输。当时所有邮船经过横滨都由陈粹芳亲自联络接洽。每当邮船一到，她立即前往接船，上下往返、传递情报，完成孙中山嘱托的特殊任务。事败后革命党人暂避横滨，大家称赞陈粹芳英勇、果敢，她却说：“我当时传递书简，并不害怕，大家拼命去做，总有办法。”

1907年，孙中山在广东等边界先后策划了4次起义，陈粹芳随侍左右，孙中山到南洋奔走革命，她也随孙中山四处奔走，形影不离，还亲自印刷宣传品——反清檄文。曾追随孙中山到南洋参加革命、担任英文秘书的日本友人池亨吉说陈“非常忙碌”，性格“刚毅”，颇有“女中丈夫”的气概。同年12月，孙中山亲率黄兴、胡汉民等革命首领自河内出发，前往镇南关与清兵奋战，他带着陈粹芳亲自上阵指挥。不久撤退后，大家集会共斟别酒，刚毅的陈粹芳也不堪别离离愁之悲，双目饱含泪水。黄三德撰《洪门革命史》说：“看见中山先生妾侍，一表人才，中山娶她十余年，昔年在镇南关起事，失败，出走安南河内，做伙夫饭与众兄弟食，洗衣裳捱尽艰苦。”

### 功成而退，忍辱负重赴南洋

民国建立，孙中山当选为临时大总统，曾追随他出生入死的陈粹芳却功成而退。她从不提“当年勇”，更不炫耀自己特殊的身份。1914年，她只身赴南洋，定居在马来西亚庇能。她随侍孙中山虽久，然终身未育。到底能后，她抱着刚出世的一位华侨女婴作养女，后取名为孙容。当年陈粹芳反清时多次到过庇能，结识众多侨胞，他们称她为孙夫人或孙太太，年轻人则呼她为孙老太太。陈粹芳母女多赖华侨及老兴中会、同盟会、国民党员萧佛成、邓泽如等人的照顾，方平安

度日，相依为命。孙科

曾接济过陈粹芳，也曾往庇能相劝，欲请她回澳门定居，但未果。

1931年，“九·一八”事变后，陈粹芳应孙科之

# 孙中山第二夫人

□ 许进

请回香港定居，暂住九龙弥敦道721号3楼，不久迁往澳门。次年，孙科接陈粹芳母女到广州公馆，并委托她料理其子孙治平、治强兄弟，当兄弟二人往沪、宁念大学后，她即迁河南白鹤洞租屋居住，以便女儿孙容走读于真光女子中学。后女儿往檀香山读书，她始迁回广州。

1936年，蒋介石南下广州时，不忘陈粹芳当年对他流亡日本时的照顾，亲书慰问，并送上10万元养老建屋以娱晚年之用。

抗战开始，陈粹芳不畏年老，愿做抗日后援，到处宣传抗日救国必胜的思想，她在抗战中所生的诸外孙取名为必胜、必兴、必达、必成、必立，表示抗战必胜救国必成之信心，足见其英明睿智。

抗战胜利后，陈粹芳随女儿女婿曾往广东中山石岐，中山县原称香山，是孙中山的故乡。陈粹芳回乡后，当地父老、老国民党员、老同盟会会员亲自拜见。1947年秋，老同盟会会员、国民党政府监委刘成禺南巡广州时，曾亲至中山石岐拜会陈粹芳，事后赋诗以表达她的敬仰之情：“望门投宿宅能之，亡命何曾见细儿；只有香菱贤国姐，能飘白发说微时”。诗中“香菱”即指陈粹芳。

#### 颐养天年，须臾不忘孙中山

1949年，陈粹芳带着女儿一家重返香港，安度晚年。她与孙中山分离后，一直记挂着孙中山和他的事业。当时有人认为孙中山有负于她，但她却说：“我跟中山反清建立了中华民国，我救国救民的志愿已达……我自知出身贫苦知识有限，自愿分离，并不是中山弃我，所以说中山待我不薄，也不负我。”

对孙中山与宋庆龄的结合，她颇感欣慰，她说：“中山娶了宋夫人之后有了贤内助，诸事顺利，应祝他们幸福。”

陈粹芳一直珍藏着孙中山老师康德黎送给孙中山的怀表，那是孙中山在欧洲蒙难回抵日本赠她珍藏的。一只怀表，足见两人感情厚。对此，刘成禺在拜见陈粹芳后回忆道：“予此行，在陈家获睹先生所留金链一条，链夹小印一颗，金表大如小蟹，有金盖可开，金盖面刻‘y·s·sun’。盖先生伦敦蒙难回国，康德黎博士临行所赠此物也。先

生在横滨时，  
屡以出示人，  
今再见之，  
其革命史上  
传世之宝也。”

当孙中山在北京病危时，她每晚都梦见他

在空中飞翔，  
彼此可谓心  
灵相照。孙

中山逝世后，  
陈粹芳设坛

追祭达7天之久，在南洋被广传为佳话。

客死香港，身后不及生前名

陈粹芳女儿孙容（结婚后改名为苏仲英）与孙中山的侄孙（胞兄孙眉次孙）孙乾结婚，夫妻感情融洽，家庭生活非常美满，生五男一女。一生坎坷的陈粹芳儿孙绕膝，亦有一番乐趣。她虽非出自书香门第，但甚

晚人情世故，秉性朴实敦厚，待人和蔼可亲。她与孙中山结发之妻卢慕贞谊同姐妹，相处和谐，晚年仍常聚首，尤为难得。不仅如此，她对孙中山与卢氏的儿女也视如己出，难怪孙科对陈粹芳难抹一片孝心。

孙氏家族所列孙中山配偶中，按与之结合时间及年龄长幼为序，将陈粹芳（妻）列为卢慕贞之后，宋庆龄之前。孙氏家族上上下下都对陈粹芳尊敬有加，孙翠威称其为“南洋婆”（称元配卢氏为“澳门婆”，称宋庆龄为“上海婆”），他人则尊称为孙太太。

1910年12月，孙中山赴欧途中写信给女儿孙婉，内中有两处提及陈粹芳，与元配卢慕贞一视同仁，这是目前发现孙中山唯一谈及陈粹芳的信。

1957年春，陈粹芳唯一的女儿苏仲英病逝于香港，她忧伤过度，从而举步维艰，行动依靠轮椅。1960年秋，年迈体弱的陈粹芳在香港溘然长逝，享年87岁。由于种种原因，家人的治丧形式颇为简单，不登报，不登讣告，匆匆购地葬于葵湾华人墓地。

1986年11月，北京隆重举行孙中山诞辰120周年纪念日，孙乾诸子（陈粹芳之外孙）皆回国参加大会。不久孙乾由美国回港收拾岳母与妻子遗骨，改葬于中山县翠亨村的北山头，面向大海，墓碑改名孙粹芳夫人墓，署名孙乾诸子孙，墓地边立有国民党元老居正等的亲笔题词。

尽管每日到翠亨村瞻仰孙中山故居的游人络绎不绝，然而，人们对近在咫尺的陈粹芳墓并不注意。或许，他们根本不知道陈粹芳为何许人。

陈粹芳，一位不该被遗忘的孙中山革命伴侣，一位为正义和信仰献出了一切的女杰，一位为爱情奉献了毕生的女人！



陈粹芳

位

陈粹芳